

蘇聯文藝叢書

H·列別烈契特著

周 圍 譯

在幸福的道路上

人民文學出版社印行

蘇聯文藝叢書

在幸福的道路上

列別烈契特著

周 園 譯

原 書 名：On The Way
原 作 者：H. Lebercht
原 出 版 者：Soviet Writer
Publishing House
英 譯 者：B. Isaacs
原書出版日期：1952.6.

蘇聯文藝叢書

8

一九五三年十月三版
上 海 造10001—15000冊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

總 0 0151 32開 284面 字9,6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譯者前記

本書作者H·列別烈契特是蘇聯愛沙尼亞加盟共和國의作家。他曾以庫爾地之光榮獲斯大林文藝獎金；在幸福的道路上是庫爾地之光的姊妹篇。

H·列別烈契特生於一九一〇年，是塔林城一個工人的兒子。他在農村裏度過了童年，後來到列寧格勒上中學。畢業後，就在列寧格勒的一家工廠裏做電焊工人和裝配工人。他參加了工廠裏的文藝學習小組，利用業餘時間刻苦自學，讀過很多俄國古典文學作品，特別喜愛契訶夫和托爾斯泰。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間開始從事寫作。曾以短篇小說不褪的色彩參加一九三六年的全國短篇小說比賽，並獲得二等獎，同年進入高爾基文學院，從事文學研究工作。

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時期，H·列別烈契特是個軍人，參加了愛沙尼亞蘇維埃共和國的保衛戰。勝利後，他在愛沙尼亞蘇維埃共和國報做記者，走遍了愛沙尼亞的

城市和鄉村，深刻地體會和了解了當地的生活習慣和風土人情，這就是他的創作素材取之不盡的源泉。

愛沙尼亞原是帝俄的國土，十月革命後，由於帝國主義者的無理干涉，名義上成爲獨立國，實際上淪爲西歐帝國主義者的附庸。直到一九四〇年蘇德戰爭的前夜，才獲得解放，建立蘇維埃政權，並加入蘇聯。愛沙尼亞境內山河縱橫，沼澤和低溫地帶極多。田野裏大都沙石密佈，漂石矗立。土地破碎零星，四週環以籬笆，作爲地界。當然，這都是解放以前未經改造的愛沙尼亞的自然環境。

解放後，在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的領導下，克服了種種難以想像的困難，使愛沙尼亞分散的小農經濟迅速地走上了社會主義農業集體化的道路。這是一場巨大的社會變革。在幸福的道路上就是這場變革的真實寫照。作者以卓越的藝術手法，描繪了這場變革中的人與自然的鬥爭，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進步與落後的鬥爭。

申述人定勝天的真理，歌頌集體勞動的神聖，批判頑固落後的錯誤，爲農業集體化指出美麗的遠景，就是這部小說的主題；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衝突，發掘和表現勞動人民的高尚品質，塑造他們的明明的藝術形象，就是這部作品的特色。

本書是根據一九五二年六月號蘇聯文學英譯本重譯的。原係與王科一兄合譯，科一兄後以編務繁忙，譯完第二章而中輟，遂由我全部譯出。在校訂和出版過程中，又蒙他多方協助，特致謝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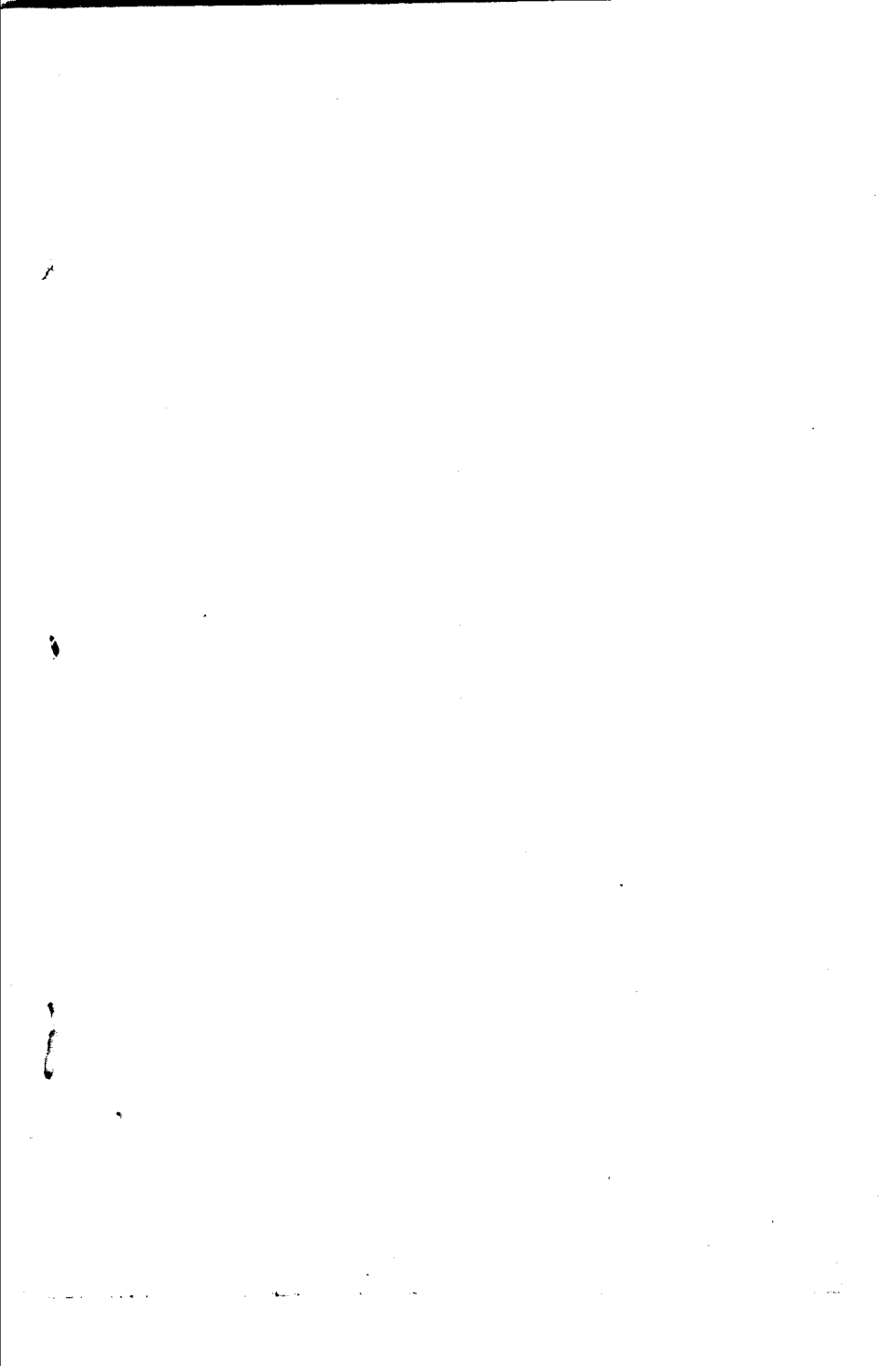
周 圉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於上海。

內 容 提 要

這本書寫的是愛沙尼亞農民與富農進行鬥爭的故事。愛沙尼亞自建立蘇維埃政權後，過去受反動派壓迫和蹂躪的農民就開始了新的幸福生活。本書內容也就是敘述農民們克服困難，得到勝利的過程。本書可以說是「庫爾地之光」的續集，作者以現實主義的手法描繪了一連串可愛的人物形象。本書在蘇聯曾得到廣大讀者和批評家的一致好評。

在幸福的道路上



第一章

狼在樹林子的邊緣把老馬迪斯·派特爾那隻剛生下來一年的母羊咬死了，又咬死了一隻綿羊和它的三隻小羊。這事情是在白天裏發生的，那時候集體農莊的莊員們就在牧場附近收割裸麥。馬迪斯當時在幫他們堆麥子，非常熟練地把每一堆上面蓋上一束麥稈。

狼把那隻母羊拖走了，把其餘幾隻咬死了的羊丟在灌木叢裏。

3
馬迪斯·派特爾一直等到回家吃飯才聽說發生了這件不幸的事。吃過飯以後，他就沒有下田了，只是悶悶不樂地坐在涼爽的廚房裏的杯盤狼籍的桌子上，接受一個個鄰居們的慰問。凱爾基村裏並不是每天都發生狼咬死羊的事，因此這一次有許多人來看老馬迪斯。有的人跑來是爲了表示同情，還有些人只不過出於好奇心。那天來看他的人真多，比六個月以來的總數還多。鎖在披屋外面的那條守門狗，樣子

活像一隻狼，牠不停地猛吠着。

『你現在才叫啊，』馬迪斯的老婆蜜伊娜哭泣了，『但是家裏發生凶事的時候你卻不關心。』

馬迪斯·派特爾是一個胖胖的六十歲的老頭兒，曾一度以善獵野鴨野兔而聞名於附近，他現在坐在一張矮凳上，兩隻眼睛陰沉沉地盯牢在地板上，氣惱地說：

『就是那隻老母狼，一定是，它媽的。這幾年來，這兒變成了牠特別愛光顧的地區啦。我夜晚常在樹林旁邊看見它的眼睛閃閃發光，瞧，我們附近丟了多少隻羊哪！狼巢就在沼澤裏，就在附近。每天天亮時你可以聽見那隻母狼在吼。如果我輕上一把年紀的話，我一定要剝了牠的皮才稱心！』

幾乎每有一個人走進這間低矮的廚房，馬迪斯都要把這幾句話向他重覆說一遍。他並且把這些話向一個好心腸的中年女人——村蘇維埃書記說了，她是跑進來看看，調查一下情況的。

『羊保過險嗎？』她一面填寫官定的表格，一面慎重其事地問道。

她聽說羊沒有保險，很懊喪地把舌頭打得格吱一響。

「那麼，你一個「戈貝克」●也得不到！如果保了險的話，你就可以得到全部賠償了！」

「我怎麼能料到呀？」馬迪斯理直氣壯地說，覺得這個女人怎麼會這樣蠢。

「如果我能料到，我早就替牠們保了險，並且按期付款，不用你說的。可是我怎麼能料到呀？誰又說得出這樁禍事是打哪兒來的呢？」

「正是這樣說呀，你天晴也得防下雨。」

「這話說得很有理，可是誰料到羊會給咬死呢？我的鄰居的羊碰也沒有給碰過。」

馬迪斯用責備的眼光對那個女人望了一眼，便繼續把他的故事講下去：

「我早就特地買了一桿槍來對付那批匪徒●。去年冬天從我們的浴池後面槍擊了牠們兩次。你知道，從我們浴池那兒到樹林邊緣只有一箭之地。你相信吧——三天以後，那塊地方又閃亮着狼的眼睛了。牠怕呢？村裏除了我以外就沒有一個獵

●「戈貝克」(Kopek)——貨幣單位，合百分之一個盧布。——譯者

●按指狼。——譯者

人。我已是六十歲的人，也算不上什麼獵人了！我怎麼能跑遍這片沼澤去追逐狼呢？這塊沼澤就是牠的家，牠每年要生下一大窠小狼。牠們就是這種動物——沼澤駿馬！」

集體農莊主席亞當·秋伊斯克也來了。他是一個瘦長的，骨骼很大的人，尖面孔上有一種愁苦的神色。他穿一件麻紗襯衫，已經被汗水黏牢在背上；積染着灰塵的金色髮辮從斑駁的黑帽下散落下來。

「我去看過了，那頭母狼可真狠呀。告訴你吧，全部的羊都給拖出來了！」當他走進廚房的時候，他一面帶點兒高興的意味說着，一面打量着這些聚在一起的人們的面孔。你給那頭羊放過血了嗎？羔羊的身上並沒有羊毛，那頭母羊卻應該剪毛了。你運氣不好啊，馬迪斯！」

他把手伸到襯衫裏面去搔毛茸茸的胸部。

「是的，運氣像一隻有漏孔的桶，」馬迪斯抱怨地承認道。

馬迪斯讓這一批唉聲嘆氣的女人留在廚房裏和蜜伊娜去談談，自己沉重地踏着一雙穿着襪子的腳——雖然天氣熱，他還是穿着羊毛短襪——領着這位客人走進一

間天花板低低的，舊式狹窗戶的房間裏，房間的門朝着蘋果園。

他從櫥裏拿出了一瓶綠色的，塞着漆皮塞的啤酒，小心地把這種烈性的酒倒在兩隻不平衡的污斑斑的玻璃杯子裏，又把一碟未熟的蘋果和一聽香煙放在客人面前。

亞當把帽子摔在屋角裏的一隻架子上。於是他們倆都乾了杯。

馬迪斯第二十次重述起他的不幸。

『不幸的事是逃避不了的，』他達觀地結論說。『壞運氣總是在追逐着好運氣。就像我的黑貓在追逐倉庫裏的耗子一樣。壞運氣好比一隻大象，好運氣好比一隻小耗子，事實上總是這樣的。我們一生碰到的總是壞地多，好地少。我們四周就是一片沼澤，只是沿山坡有幾塊零散的地，好像破褲子上一塊塊的補釘一樣。如果你能夠的話，你想辦法捉住那些狼吧！你必須把沼澤先開拓起來。』

『哎，沼澤，』亞當嘆了口氣。『真的，開拓起來……。主意當然不壞，但是事實上，我們已有的地還不知道怎樣處理呢。就談人手方面吧！我們人手短少。只有我們老頭兒還守着田地，年輕小伙子們都進城去了——去學習做拖拉機駕駛員，

這些日子來大家都熱心於機器。他們都把信心寄托在機器上，以為幸運就在機器上呢。可是穀子呀，卻要弄得滿頭大汗才種得出來，你必須賣力幹活，把十個手指頭弄成一把骨頭！機器對我們是豪華的浪費。我們的機器是這個！」亞當·秋斯克伸出一雙被勞作弄得僵硬了的大手，手指頭上是一塊塊的傷痕，一個個的水泡。

馬迪斯重新把杯子裏斟滿了酒。他們又喝起來了。亞當大聲囑着一隻蘋果。酸味的汁水使他睜住了眼睛。

『我們連現有的土地幾乎也無法處理，』亞當又說了一遍，站了起來。『好吧，我現在一定要幹下去；我們收麥子要收到夜晚呢。你來嗎？』

『不來，我至少得把那頭羊剝好，』馬迪斯說。『這真是一筆夠大的損失！羊沒有保過險，你知道吧。』

他用土種的烈性煙草給自己捲了一支煙捲，點着了。過了一會兒，他悔恨地埋怨道：

『告訴你，我的鄰居咖伊·勞巴的羊也就在這塊草地上，就在附近。可是狼卻沒有碰牠們。她的豬也沒有害旋毛蟲病。她真是個幸運的女人啊！』

「她的幸運給她帶來了不少福氣了呢！」亞當帶着不耐煩的姿勢說。

「那的確是事實，我們凱爾基這地方大家都在過着艱苦的日子，」馬迪斯同意道，香煙霧把他的眼睛薰得眨呀眨的。「我在這塊土地上花了那麼多力氣，要是這些力氣集攏在某一雙手上的話，我敢說，那雙手一定可以建一座石頭房子舉起，像舉起一根羽毛那麼容易。真正的困難究竟在哪兒呢？那片沼澤！遠在建立集體農莊以前，它就在給我們找麻煩了，現在還在找麻煩。」

「羊肉打算怎麼辦呢？沒有及時放血，你知道吧，」亞當換了個話題說。

「我有什麼辦法呢？只有把皮剝下來，把肉埋掉。」

「請你把死羊肉給我吧，」亞當建議道。「我可以把它煮熟了餵雞鴨。」

「別說得那麼好聽吧，」馬迪斯想，一面懷疑地睨視着對方。「這兩年你一直在吃鹹牛肉，小氣鬼呀；連脂肪也發黃了，肉發臭了……我敢打賭，這種新鮮羊肉是你自己要吃，即使狼咬過又怎麼樣！橫豎你不講究的！」

「你拿什麼跟我交換呢？」他問。

「你要什麼呢？你的羊給狼嗅過，遍身給舐過——這情形你是知道的。說起

來，我對你抱歉！也許我可以給你幾隻鞋匠用的釘子——一對火柴箱子——你需要一些的，我相信……」

「還要幾隻鞋後跟，」馬迪斯嘆了一口氣要求道。

「好吧，」亞當勉強地答應了，但他卻忍不住用不大情願的口氣再加上一句：「橫豎你要埋掉的呀！」

「你可並不是拿去埋掉呀，不是嗎？噢，對了！等一會兒，我和你一起去。」

馬迪斯剝好了羊，把羊皮攤在石板上晒了以後，就回家去了。他聽到鄰居咖伊·勞巴的柔和的，微微含糊的聲音，她是個纖瘦的、筋骨強壯的女人，大約五十歲年紀。

「多大一筆損失啊！」當馬迪斯走進來時候，她用同情的聲調說。「狗子叫也沒叫一聲，真奇怪！如果你當時就知道了，你可以把血抽掉，把死羊肉適當地調製一下，裝進罐子。再說這些羊連保險也沒有保。真叫人想不通，我自己的羊就在離開你的羊一百碼路的地方吃草呀！」

馬迪斯一面洗手，一面蹙着眉頭靜靜地聽着咖伊的表示同情的話。